

## 科学发展观对现代性的扬弃与超越

——重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价值

王亮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深刻反思和批判了现代性自身所孕育的二难困境。而我国要想避免重蹈西方传统发展模式覆辙就必须超越现代性,这正是我国当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原因所在。同为对现代性的超越,科学发展观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则势必会在这一相同的历史场域中相遇,对话和沟通也因之可能。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

**中图分类号:**B5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916(2008)01-0013-03

### Transcendence to the modernity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Reevaluate the value of Frankfurt School's theory in today's China

WANG Li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Frankfurt School criticized the plight in modernity. So if only we transcend the modernity, we will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s why we raised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same aim,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Frankfurt School's theory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modernity; Frankfurt School

自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的束缚而开始自己的世俗化进程以来,西方世界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发生了一场理性取代蒙昧,科学取代迷信的变革。这一世界性的理性化过程即马克思·韦伯所言的“祛魅”过程,亦即通常所说的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本质特征的审视和反思。因此,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同义语,霍克海默尔也把资本主义视为现代性的别名。现代化的进程确证着人性取代神性的胜利,它既使人类取得了改造世界的巨大成功,同时也将人类自身抛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历史悖论之中。社会日益被塑造成为一个坚硬的物化结构,人在其中反而陷入了对物和对他人的全面异化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将自然变为任人任意宰制和支配的客体;世界大战的阴影、种族屠杀的惨剧等表明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野蛮的历史……,所有这些,正是现代性自身所孕育的内在逻辑悖论。

与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已被展开得淋漓尽致的情形相比,我国则刚刚踏上现代化之路。面对现代性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如何既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而又不会重蹈西方覆辙,即如何超越现代性的悖论。正是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我国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崭新思路。它不同于西方社会呈现出的畸形的彻底物化的发展态势,科学发展观倡导经济、社会、人口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实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和解放。

科学发展观拒斥一切现代性的“原罪”,工具理性的霸权、人的异化、单向度的文明等正是科学发展观所致力于消解的。在西方,对现代性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矛头所向便是源于启蒙的现代性及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危机。尽管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07-11-28

作者简介:王亮(1984-),男,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

的精神渐行渐远,但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其社会批判理论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之间也不无契合之处。具体说来,科学发展观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承袭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都继承了马克思早期强调的人本主义精神。先验的理想的类本质与人在现实存在中的异化景况之间的对立,是法兰克福学派取自于早期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尽管这一人本主义的异化和复归的逻辑模式后来为马克思所抛弃。但在其看来,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物化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生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造成了和个人相独立的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即偶然性对个性的统治。劳动者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和奴役,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整个社会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物性”色彩。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sup>[1]</sup>

与之相反,商品、货币、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却成为一种独立的自律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于人,却又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当个人拜倒在这些被造物面前时,便在拜物教意识形态的罗网中,丧失了创造性、批判性和否定性的一面,“堕落成为面对着他自己对象化和物化的工作而无动于衷的人”,<sup>[2]</sup>亦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法兰克福学派试想通过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揭露人的异化的生存状况,重建个人的超越性和革命性的向度,从而在实践中争得主体的解放和自由。尽管其异化逻辑史观已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思路,但渗透于其理论中的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却至今仍未失其理论价值。

这一人本精神同样体现在我国当前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单单地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聚,更是为了使人民能从发展中获得更多的福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增殖成反比,劳动者不但不能充分地享用自已的劳动成果,反而陷入全面的贫困之中。而我国则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

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提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此外,与法兰克福学派片面强调意识革命使人得到解放的思想不同,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通过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不合理的部分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从发展的成果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而决非仅仅是无产阶级意识或主体意识的获得。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对法兰克福学派抽象人本精神的超越,惟有对现实的人而非对悬置于空中的抽象的人的关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本精神。

## 2 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反思

科学技术的进步固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但正如本雅明所说:“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野蛮的史册”,<sup>[3]</sup>当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自然环境的破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等都暴露了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所孕育的深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大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他们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追溯至启蒙这一现代性之“根”后指出,启蒙精神暗含着对科学技术的无限信心及人对自然的随意支配权。科学技术一方面帮助人们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为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合理化”的支撑,“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压抑了人的本能”<sup>[4]</sup>这就导致了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使人们以为一切社会问题,甚至道德、价值问题也可在科学技术的逻辑中获得最终的解决。因而,本来作为人之有限工具的科学技术在现代却愈来愈取得统治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于现代的无度膨胀便源于此。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二人将科学技术视为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这显然是将科学技术与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混为一谈,而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带有任何“原罪”。这样,如何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而又不以破坏环境甚至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为代价,最终将成为经历过阵痛和迷误后的人们的唯一合理地选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片面强调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来追求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不顾环境和资源的承受能力,最终必然导致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科学发展观正是要吸取传统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以最恰当的方式使用科学技术,坚持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中,科学技术不再是极权主义的统治工具和充满霸权色彩的词语,而是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促进社会进步的有限工具理性。

### 3 总体革命的思想

卢卡奇曾经说过:“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科学有着决定性的区别。”<sup>[2]</sup>这一“总体性”思想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突出革命的政治经济内涵的做法,认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不能只是单纯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而应当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日常生活等所有方面在内的总体革命。他们尤其强调意识革命在整个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马尔库塞认为,在充斥着异化、极权主义统治和人性丧失的“单面社会”中,新的革命策略是同一切现存的东西完全决裂的,它对发达工业社会实行“大拒绝”。因此,这种革命具有总体特征,它包括人本身的改造,人的生活方式、语言、价值、本能、欲望、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改造<sup>[5]</sup>。

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革命思想将经济因素与政治、文化等因素等量齐观,甚至更为强调意识革命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固然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的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却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阵地。但这一总体革命的思想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又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发展观甚至可称之为“总体改革”“总体发展”。科学发展观不是单纯的唯经济论,仅仅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而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

布局,通过发动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的“总体改革”,来促进现代化建设中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科学发展观旨在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对人的总体变革,将人从片面发展的、被物化的“经济人”变为充满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便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所在<sup>[6]</sup>。

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又引发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众多西方人本主义者的激烈批判,其对现代社会病症的诊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均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和纯粹的文化、意识批判,除了彰显其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怀乡病外,对现状不会有任何实质的触动。而我国当下所积极建构的科学发展观,既吸收了理性、科学和进步等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又将一切现代性的弊端通通拒之于门外。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重写,科学发展观真正超越了现代性,因而也超越了一切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批判理论。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2] [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 陈永国.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4] [德]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5]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6] 张迪.论科学发展观[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6(1):1-4.

(编辑:唐 芳)